

水杉的未尽事宜

马金双

(布鲁克林植物园, 纽约, 美国)

摘要: 主要阐述与水杉有关的三个问题: 首先是水杉研究的教训, 特别是从编辑、作者和学者的角度; 其次讨论水杉研究的不明之处, 包括王战的标本是如何到达吴仲伦之手而转送给郑万钧的, 薛纪如和华敬灿谁先打听到小河的原产地, 三木茂的论文是如何到达中国而胡先 又是如何得到的; 并讨论了水杉的栽培及栽培品种的注册以及水杉原产地的资源保护、旅游开发及宣传; 最后建议成立水杉博物馆, 编写中国植物采集史, 编写东亚植物分类学文献目录新续编。

关键词: 水杉; 历史; 教训; 建议; 中国

中图分类号: Q-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2700(2006)05-493-12

Further Studi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Taxodiaceae)

MA Jin-Shuang

(Brooklyn Botanic Garden, 1000 Washington Avenue, Brooklyn, New York, 11225-1099, USA)

Abstract: The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natural history, unfinished 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isted questions on protection of native tree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and relative proposals on botanical history of China, including *Metasequoia* Museum, Collection History on the Chinese plants, and The East Asiatic Bibliography of Plant Taxonomy and Systematics, are also presented.

Key words: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istory; Suggestion; China

自《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一文(马金双, 2003a)发表以来, 很多人在问我的下文。我也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感受与体会总结出来。在此, 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就是水杉的研究教训、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建议。

研究教训

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 我所体会到的与水杉研究有关的教训很多, 在此举几个与编者和学者等有关的学术方面的典型事例。

之一是1982年《中国林业》发表了“水杉发现的经过”一文(薛纪如和印嘉佑, 1982), 而编辑在未与作者沟通的情况下在文前加入了一段与文章内容不同的论述, 至使作者不得不于第二年又把自

己的观点重复发表一次(印嘉佑, 1983)。这是印嘉佑2003年8月4日告知笔者的。这段不寻常的内容, 后来在水杉的研究中引起很多混乱(王希群等, 2004a)。之二是《植物杂志》2003年的两篇有关水杉的报道(孙启高, 2003; 李承森等, 2003)与同年笔者在该刊发表的另一篇水杉文章(马金双, 2003b)相比较,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 前者如干铎在水杉发现中的作用(见35页第1~5行), 后者如胡先 1946年春所见到的标本其实并非完全由薛纪如采集(见18页第6~8行)。笔者赞成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但更主张以事实为证。同一年出版的期刊中, 不同的文章就同一事件在关键问题上的论述存在差异, 作为同一责任编辑并未对此加以任何附带的说明, 这是非常不妥的。这样

的工作非但不能为作者和读者负责，还可能会增加更多的麻烦。之三，2004年《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水杉发现过程的系统研究”一文(王希群等, 2004a)。让人费解的是作者已见到本人于《云南植物研究》发表的文章(马金双, 2003a)并在文中加以引用(王希群等, 2004a, P26), 但仍然把胡先 1946年春见到水杉的事实写成1946年秋(王希群等, 2004a, P27)。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该发生在我们专门从事水杉研究的学者之中。同一作者2004年在《生物多样性》发表了关于水杉的另一篇文章(王希群等, 2004b)。作者在正文中引证了笔者的两篇文章, 但在文献引证部分均未被列出, 这会给读者的阅读和考证带来困难。之四, 2003年《植物学报》45卷(增刊)在题为“中国古植物学研究进展 IV. 活化石植物水杉”一文中称胡先 在美国的导师是“在 Arnold 树木园工作的 Merrill 博士”(刘艳菊等, 2003)。事实是胡先 1913~1916年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仅是本科, 1924~1925年留学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 John Gorge Jack (Sax, 1949)。另一方面 Merrill 博士 1902~1923在菲律宾马尼拉, 1924~1929在加州大学农学院, 1930~1935在纽约植物园, 而到达哈佛大学的 Arnold 树木园是 1935年以后的事(Howard, 1956; Robbins, 1958; Schultes, 1957), 而此时胡先 已获得博士学位并离开美国十年。这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陈德懋, 1993)。这种将自己学科奠基人的导师都写错的做法实属不该。同一文的另一处与事实相悖的地方是, 作者称薛纪如是 1947年水杉采种人之一, 其实薛纪如只是 1946年早春(二月和五月)去过两次磨刀溪(所采的标本后来被订为模式), 这在他本人的文章中交代得非常清楚(Hsueh, 1985), 而真正的采种人是华敬灿(张卜阳, 2000)。这样的错误, 虽然是作者的原因未加以注意, 但期刊的主编、编辑和审稿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建立的水杉网站(www.metasequoia.org)自2003年4月征求栽培水杉的信息至今, 得到的回馈信息可以说覆盖了全世界所有水杉栽培的国家与地区; 提供信息的人员包括大学教授、植物学爱好者、植物园园林工人、餐馆工作人员、退伍军人甚至家庭妇女。然而遗憾的是, 至今没有一条反馈信息来自水杉的原产地中国。我关于

水杉的文章(马金双, 2003 a, b)发表后, 我收到两封分别来自江西和四川的电子邮件。这两封邮件都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卖植物, 却均未提及他们那里的水杉栽培情况。2004年底, 我回国时曾在北京、昆明和都江堰等地谈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对此不是非常理解, 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国情就是如此。固然,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们不可能要求普通公民都有很强的科普意识, 但我们的学者应该有! 2003年夏我到沈阳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做有关水杉的报告。去听报告的仅有为了拿学分的十几个研究生, 研究人员中除了王战当年的几个从事分类的学生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参加, 而接待人员告诉我这已经是很多了。2004年我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作报告。尽管人很多, 但主要是学生。学者们中除了主持会议和几个朋友外, 几乎没有其他人参加。我并非在此计较我的讲座有多少人, 我只想说明我从中体会到的国内的学术气氛与理念。这方面我想举二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到过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的中国植物分类学者一定知道309室的 Michael A. Canoso (Collections Manager, Emeritus, 1920~2005)。他50年代初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正式退休一直在哈佛大学标本馆从事管理工作。90年代中期笔者作访问学者时他退休数年, 但每周二的学术报告他从来都按时出席。可能因为他是管理人员, 他一生从未发表过任何有关学术方面的文章, 但所有的学术活动他都参加; 众所周知的胡秀英博士在哈佛期间也是如此: 尽管退休多年, 只要上班所有的报告她从不漏过, 而且还经常参与讨论。相比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

未尽事项

这里主要列举前文(马金双, 2003a)发表后, 而今还没有解决的主要细节问题, 并对水杉的栽培品种的注册、原产地的资源保护、旅游开发与宣传等事宜进行评论。

第一, 王战的标本是如何到达吴仲伦之手而转送给郑万钧的?

这是一个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而又没有旁证的命题。据王战在自己的材料中称他觉得自己的标本是新种从而让吴仲伦带给郑万钧鉴定(甄士明, 1984年6月, 关于水杉采集与研究的历史真

相，油印稿，共五页。据王战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的谭征祥先生 2003 年向笔者证实，此文为王战个人所写)。而吴仲伦则通过自己的传记阐明是自己发现王战的定名“水松”不对，于是征得王战同意后带回一份标本给郑万钧鉴定(金宝善，1985)。笔者向该传记的执笔人、中国林业科学院的蒋有绪求证。他说“我是根据吴先生生前的面述整理，并经他过目后发表的”(2002 年 12 月 23 日蒋有绪发给笔者的传真)。

第二，谁先打听到小河的水杉原产地？是薛纪如还是华敬灿？

这是另一个当事人双方留下矛盾的命题。薛纪如在 1985 年的文章中称自己打听到小河原产地，但由于时间和经费等原因并没有前往(Hsueh, 1985)。可是华敬灿在 1990 年写给湖北省恩施自治州林业局林业志编委的信中称，他到磨刀溪后，“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在七岳山东南的小河、水杉坝一带，发现还分布有大量的天然水杉”(张卜阳，2000)。华敬灿 2002 年 8 月于他在北京的家中亲自告诉笔者，郑万钧并没有告诉他小河等地的水杉；如果薛纪如当年打听到了小河原产地，郑万钧派他采种及调查时不会不告诉他。

第三，三木茂的论文是如何到达中国的？胡先 又是如何得到的？

三木茂描述 *Metasequoia* 的文章发表于 1941 年秋(Miki, 1941)，而胡先 早已于 1940 年 2 月(中国农历春节后)离开北平，并于 1940 年 10 月于江西泰和杏岭就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直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春才回到北平(王咨臣等，1986，施浒，1996，马金双，2003a)。所以，胡先 根本不可能像日本学者所说那样在北平直接收到了三木茂的论文(斋藤清明，1995)。那么，胡先 于抗战胜利后 1946 年春回到北平不久见到的三木茂的论文是哪来的呢？据笔者推测有几种可能：之一是当年日本占领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投降时留下的。这种推测的依据是抗战胜利后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员傅书遐的工作之一就是“奉胡师命，先清理日本人窃走又退还的宝贵书刊”(吕烈英，1988)。另日本学者斋藤清明 2004 年 9 月 22 日给笔者的电子信件中提到当时在北平的日本植物学家，京都大学毕业的筱田治(Osamu Shinoda, 1899 - 1978)确实收到了三

木茂的文章。据笔者考证后者就是当年在华的日本著名 731 细菌部队的研究人员。这与国内学者对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日本占领期间历史的考证是吻合的(胡宗刚，2000)。遗憾的是当代日本学者对这方面的问题十分敏感，以致笔者至今无法对此深入探讨。之二是当年北平图书馆收藏该杂志。这是因为北平图书馆原来就有这种杂志，而且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是合同单位，即北平图书馆拥有杂志权，但保管权则在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宗刚，2000)。据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静生所图书室之建设”一文的考证(待发表稿件)，日本的植物学杂志可能在太平洋战争(即 1941 年 12 月 8 日)发生前就已到达静生生物调查所。之三是排除胡先 名望辈出，广交同仁而从其他的渠道得到这个杂志或单行本。傅书遐 1968 年 9 月 21 日写的外调证明材料“1946 年春天我在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工作之一是整理大量的植物分类有关的论文单行本，包括公家的和胡先 私人的”(马金双，2003a)也是旁证之一。当然，以上仅为推测而已，因年代久远，历史记录不全，又没有详细调研，特交待于此。胡先 当年的论文并没有具体交待得到这个论文的过程，他当时的助手傅书遐也没有对此留下直接证据。笔者在前文考证中罗列了国内的传说并引用了吴征镒的旁证(马金双，2003a)，即傅书遐先看到三木茂的文章然后转给胡先 。但该文发表后胡先 的后人认为笔者的文章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与杨隆兴和干铎的说法有所不同，有“一面之词”之嫌。由于没有旁证，对此笔者诚恳地接受这一建议。

第四，水杉栽培品种的注册及原产地的资源保护、旅游开发及宣传

自 1947 年底到 1948 年初郑万钧和胡先 把水杉种子寄往世界各地，已近 60 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水杉已经成功地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欧洲和亚洲安家落户。水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引种栽培已经培养出很多栽培品种。据法国一位业余爱好者统计(Nugue, 2005)，全世界目前已经注册的品种至少 20 个，其中较早的是来自美国国家树木园的“National”(De Vos, 1963, Wyman, 1963)。然而这些注册的品种中没有一个来自水杉原产地中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植物学界与园艺学界的遗憾。

实际上早在 80 年代初的报道来自湖北潜江的变种 (龙耀华和吴越, 1984) 就是栽培品种, 而且是园艺学界非常好的品种。90 年代初, 河南的林业工作者又报道了两个变种 (赵天榜等, 1993), 实际上也是栽培品种。不知这两个变种中的前者是否和近来刚流到海外的品种 “Bonzai” 为同一物 (笔者 2005 年初于美国滨州的 Morris Arboretum 见到几年前引自上海的新品种)。这些均为园艺界的珍品,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很好的市场潜力, 值得我们园艺界重视。

水杉资源保护工作近年来在国内有很大进展 (李晓东等, 2003, 2005; 李作洲, 2003; Chen 等, 2003; Li 等, 2005), 但与国外对水杉的研究相比还有差距。90 年代初华中农业大学的李明鹤与美国新泽西州 Rutgers University 的 John E. Kuser 合作进行水杉异地引种试验。中方从水杉原产地 50 多株母树采种, 美方在新泽西和俄亥俄州等地进行多处栽培试验。如今这批引种已经近 15 年了, 美国方面几个参加栽培的单位 (主要是树木园) 每年都有专门测量与登记并有十分严格的观察记录。这是迄今为止水杉在海外的最大引种株系, 为水杉种质资源的异地保护开创了先河。我们的原生母树有近 5800 株, 国内目前已知的栽培范围从东北的沈阳到广东的广州一带, 从川西卧龙到东部沿海 (王希群等, 2005), 然而这么大的栽培范围, 是否有这样大规模异地试验呢? 笔者至今尚未见这方面的报道。

水杉是中国人的骄傲, 是 “世界园林之母” 的中国对世界植物学界和园艺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全世界只有中国湖北利川等原产地的植株最大, 数量也最多, 任何人想看百年以上的水杉非到中国不可! 然而从利川县城到小河等水杉主要原产区的路至今还是以土路为主, 每逢雨季, 小型汽车根本无法进入, 这实为遗憾之事, 而令我不解的是水杉管理站成立 30 多年来至今没有自己的宣传品与纪念品, 更谈不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 来访人员没有登记, 所以也不知历史上有多少专家、学者来过这里, 多少人采集过标本! 管理站对来访者不收取任何费用而自己又陷入缺乏经费的困境。

有关建议

自研究水杉以来, 我有很多感慨与想法, 有些是来自水杉本身的, 有些是由研究水杉而引起的。现提出这些不是十分成熟的想法供同行讨论。

第一, 关于建立水杉博物馆的倡议

过去 5 年多的时间里我收集了世界上千份以上的文献资料, 包括信件、手稿、相片、回忆录、油印件、单行本、文章、报刊、杂志等。其中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也是十分难得的, 诸如胡先 亲笔签名的水杉原始论文的单行本, 王战在水杉发现后拍摄的他本人亲自采集的第一份标本的彩色相片等。还有水杉的第一份标本 (王战 118 号, 1943 年 7 月 21 日采自模式树), 自水杉发现后一直下落不明直到 2002 年笔者于南京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找到 (Ma and Shao, 2003)。遗憾地是这么珍贵的遗产至今仍在在一个废弃的 “标本馆” 里而无人过问。尽管我对此呼吁过 (马金双, 2003a; Ma and Shao, 2003), 但这样的工作对当前国内浮躁的学术界好象并不重要。水杉历史上这些十分珍贵的资料如果不及时抢救再等一代人就来不及了; 任何人包括我在内, 保管材料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而建立一个博物馆或纪念馆则是最好的永久保存的方式; 后代也可通过这样的机构有机会了解历史。事实上, 在水杉这个事件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好的机会。试想如果当年所有当事人都健在时就建立这样的纪念馆或博物馆, 水杉历史上的悬案将不会存在, 留给我们的则是完整的史实。关于此事, 我曾于 2003 年 10 月 31 日给王战工作过半个世纪的单位领导写信呼吁建立水杉博物馆, 但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本人在此声明, 如果国内任何单位愿意筹建这样的机构, 我将捐出我全部的有关收藏, 并协助他们收集一切其它有关资料。

第二, 抢救历史的资料, 编写中国植物采集史

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但在我国又十分落后的一角。在此以水杉为例仅举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其一是老一辈的中国植物学者一定记得或听说过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造反派文革间去胡先 家抄家, 而胡先 终生的收藏在文革中散失遗尽的事实 (张大为等, 1996)。可有谁会想到他的这些珍贵的遗物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地下室里沉睡了多年后的最终归宿呢? 注册笔名 “小蚂蚁” 于 “中国植物科学民间学术网站” 《原本山川, 极

命草木》上的帖子 (www.emay.com.cn) 写道：

发表于：星期四 三月 24, 2005 7 54 pm

文章主题：胡步曾先生的藏书

鄙人颇喜读专业以外的杂书，经常在图书馆东翻西检。前不久在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看到一堆没有整理好的旧书，中、西文都有，满纸灰尘，大多已遭虫蛀。随手一翻，不禁大惊，原来这些书均为胡老步曾先生藏书！胡老亲笔“H. H. Hu”赫然在上。中文书多为古籍、佛经，英文书多为西方文史经典。其中多册为鄙人多年欲读而不能得者，如 H. G. Wells 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即《世界史纲》，梁思成先生曾译出，想来是乃父梁起超（任公）先生命他译的）；George Brandes 的《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即《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为西方文学批评巨著，鲁迅先生常引用）；人文主义大师 Irving Babbitt 的《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和《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Babbitt 为吴宓（雨僧）先生在哈佛留学时的导师，步曾先生也曾在哈佛留学。归国后雨僧先生和步曾先生一起办《学衡》，可谓渊源有自）；Marchl Proust 的《The past recaptured》（即《追忆逝水年华》）以及一些名家诗集。此外，还有《A student's history of philosophy》也很让人欢喜。最可惊异者，还有一本《Sadism and masochism》，足可见步曾先生读书之广。很可惜，其中的《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和《The past recaptured》都非全本，只剩一册。

问以图书馆管理人员这批书来自何处，为何如此残缺不全。被告以在不久前清理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地下室杂物时发现，当时正要用卡车当废品拉走，偶被图书馆管理人员看见，出于职业习惯检出数十本。其余拉走者不知凡几，都已“黄鹤一去不复返”也！如此败家子行为，不知本所大师遗物之珍贵，视文物图籍如敝屣，令斯文堕地，让人欲哭无泪，岂只扼腕叹息而已哉！

其二是神农架的勘查历史。笔者在研究水杉的过程中，从王战先生的遗物中见到我国历史上比较详细的民国期间于 1945 年刊印的《神农架探察报告》（所有原件均在王战先生的女儿王安莉处）。鉴于我国植物学史和林学史上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一历史资料，现将原始报告的有关重要

内容简单摘录整理如下。

本人见到的原始资料共两部分，其一是《神农架探查报告》（作者可能是房县县长贾文志），其二是由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王战和毛杰执笔的有关报告（详见附件一，除文字用简体外，其它保持原貌）。据笔者的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神农架的大规模考察，并且记载的内容十分全面、详细，为我国植物学史和林学史上的十分重要而珍贵的历史资料。遗憾的是最近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自然保护区系列丛书《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朱兆泉和宋朝枢主编，1999）却对此只字未提。笔者旅居海外 10 年，特别是研究水杉以来，深感中国植物采集史料工作急需整理（马金双，2001），并对其可行性进行过探讨。现将我关于编写《中国植物采集史》的想法附上供同仁参考（附件二）。

第三，召开大型水杉国际学术会议，编写《东亚植物分类学文献目录》新续编

2002 年 8 月 5~7 日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水杉研讨会”参加的中外人士仅有 40 人（马金双，2003b）。这 40 人中，除去一些植物爱好者外，真正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加之各种不明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只有武汉植物园和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等数名学者参加，其他单位几乎没有，林学界一个也没有到会。于是，我在回到北京后曾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宇飞探讨举行规模更大的有关会议的可能性，后来更有孙启高发来信函表示愿意筹办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办成。同年我在北京华敬灿家里也听到同样的呼声。华敬灿当时虽然已经 82 岁，但是他非常希望水杉的工作能够深入，特别是从林学的角度。华敬灿谈到文革后林学界很想做，但郑万钧故去后就没有人出面了；湖北林学界也曾试过，但亦无下文。召开大型的水杉学术研讨会，中国确实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在林学、园艺、生态、旅游、植物学、生物多样性、古植物学与地质学等多方面多学科。如今世界上第一本水杉的英文专著已经出版（LePage 等，2005），但只有一篇中国学者署名的文章（Leng，2005）。第二届国际水杉研讨会于 2006 年 8 月 6 日到 10 日于 Bryant University, Smithfield, Rhode Island, and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举行（详

细情况参见: <http://web.bryant.edu/china/metasequoia.htm>)。由于多种原因, 中国学者只有3人出席会议。我们的优势已经不多; 期待国内的学者们能在不久的将来迎头赶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及植物大国, 但我们的研究地位与此并不相称。我们的经典分类工作至今没有搞清, 对于周边的国家我们也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影响力。日本早在60年代就开始对喜马拉雅地区大规模的采集与研究, 最后出版多卷本的《尼泊尔植物名录》(Hara, 1966, 1971; Ohashi, 1975); 现日本正同英国联手准备《尼泊尔植物志》(Watson and Blackmore, 2003)。更不为人知的是日本正在缅甸大规模采集, 并全力准备《缅甸植物志》(Tanaka, 2004)。几年前越南学者等在北越靠近中国的地方发现了一种新的裸子植物 *Xanthocyparis vietnamensis* (Averyanov, 2002; Farjon 等, 2002)。该种在命名发表时模式标本送给了美国、英国、还有隔着中国的俄罗斯; 三号引证的标本最起码十份以上没有一份给中国。不用说日本不把我们当对手, 就是在植物学研究方面如此落后的越南都瞧不起我们。最近出版的《原色韩国植物图鉴》(李永鲁, 2004) 引用了多个版本的《日本植物志》, 甚至还有《苏联植物志》, 但没有《中国植物志》。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在东亚有其它国家无法取代的地缘优势与资源优势, 但遗憾的是东亚植物分类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书如《东亚植物分类学文献目录》仍然是美国人几十年前的工作 (Merrill and Walker, 1938; Walker, 1960) 而我们至今没有承接下来。基于此, 笔者对编写新续编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寄予国内同仁, 希望他们为中国的经典植物分类争一席之地 (附件三)。

致谢 笔者再次就水杉成文, 从内心感谢编者、读者和学者的厚爱, 除了前文中已经提及的同行和朋友外, 笔者在此十分感谢中国林业科学院的蒋有绪先生在百忙中回函解答我的问题, 王战先生的女儿王安莉女士提供有关资料,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王向华女士在百忙中帮我修饰全文, 还有《云南植物研究》的编辑、审稿人员和主编对我多年的鼓励与支持。

【参 考 文 献】

马金双, 2001. 云南植物采集史略读后感 [J]. 云南植物研究,

23 (3): 350—351

马金双, 2003a. 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 [J]. 云南植物研究, 25 (2): 155—172

马金双, 2003b. 水杉发现大事记 - 六十年的回顾 [J]. 植物杂志, 3: 37—40

王咨臣, 胡德熙, 胡德明等, 1986. 植物学家胡先 博士年谱 [J]. 海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4 (1): 78—94, & 4 (2): 75—89

龙耀华, 吴越, 1984. 水杉一新变种 (丛枝水杉) [J]. 植物研究, 4 (1): 146—152

印嘉佑, 1983. 活化石 - 水杉的发现经过纪略 [M]. 林业史园林史论文集, 第一辑, 30—31, 北京林学院建院三十周年专刊

朱兆泉, 宋朝枢主编, 1999.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孙启高, 2003. 胡先 的古植物学情结 [J]. 植物杂志, 5: 18

吕烈英, 1988. 怀念书遐同志 [J]. 武汉植物学研究, 6 (1): 84—86

李承森, 刘岩, 李向阳等, 2003. 水杉史话 [J]. 植物杂志, 6: 35—36

李永鲁, 2004. 原色韩国植物图鉴 [M]. 改订增补版, 数学社, 汉城, 1—1270

刘艳菊, 李承森, 王宇飞等, 2003. 中国古植物学研究进展 IV. 活化石植物 - 水杉 [J]. 植物学报, 45 (增刊): 59—63

陈德懋, 1993. 中国植物分类学史 [M]. 武汉: 华中师大出版社, 1—356

张卜阳, 2000. 活化石水杉 [M]. 中国林业出版社, 1—169

张大为, 胡德熙, 胡德琨主编, 1996. 胡先 文存 [M]. 下卷, 中正大学校友会, 江西师范大学印刷

赵天榜, 陈志秀, 陈建业等, 1993. 垂枝水杉和长梗水杉 [A]. 见: 中国植物学会编, 中国植物学会六十周年学术报告及论文摘要汇编 [M], 153

金宝善主编, 1985. 中国现代农学家传 第1卷 [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72—479

施浒, 1996. 胡先 传, 胡先 文存 [M]. 下册, 851—890, 中正大学校友会发行

胡宗刚, 2000.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复员 [J]. 中国科技史料, 21 (1): 52—60

斋藤清明, 1995. *Metasequoia* [M]. 中央公论社, 日本, 1—238

薛纪如, 印嘉佑, 1982. 水杉发现的经过 [J]. 中国林业, 2: 31

Averyanov LV, 2002. The history of discovery and natural habitats of *Xanthocyparis vietnamensis* (Cupressaceae) [J]. *Turczaniwia*, 5 (4): 31—39

Chen XY, Li YY, Wu TY, et al, 2003. Size-class Differences in Genetic Structure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Taxodiaceae) Plantation in Shanghai [J]. *Slivae Genetica*, 52 (3-4): 107—109

De Vos F, 1963.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National' [J]. *American Horticultural Magazine*, 42 (3): 174—177

Farjon A, Hiep NT, Harder DK, et al, 2002. A new genus and species in Cupressaceae (Coniferales) from northern Vietnam, *Xantho-*

- cyparis vietnamensis* [J]. *Novon*, 12: 179—189
- Hara H, 1966. The Flora of Eastern Himalaya [M].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744
- Hara H, 1971. The Flora of Eastern Himalaya [M]. second repo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393
- Howard RA, 1956. Elmer Drew Merrill 1876 - 1956 [J]. *Journal of Arnold Arboretum*, 37 (3): 197—216
- Hsueh CJ, 1985. Reminiscences of collecting the type specimens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J]. *Arnoldia*, 45 (4): 10—18
- Leng Q, 2005. Cuticle Analysis of Living and Fossil *Metasequoia* [A]. In: LePage BA, Williams C, Yang H eds., The Geobiology and Ecology of *Metasequoia*, Topics in Geobiology [M]. vol. 22, Springer
- LePage BA, Williams C, Yang H, 2005. The Geobiology and Ecology of *Metasequoia* [M]. Series: Topics in Geobiology, vol. 22, XXV, 1—434, Springer
- Li XD (李晓东), Huang HW (黄宏文), Li JQ (李建强), 2003.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relict plant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J]. *Biodiversity Science* (生物多样性), 11 (2): 100—108
- Li XD (李晓东), Yang J (杨佳), Shi QF (史全芬), et al, 2005. Allozyme analysis of genetic diversity in eight cultivated populations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J]. *Biodiversity Science* (生物多样性), 13 (2): 97—104
- Li YY, Chen XY, Zhang X, et al, 2005.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wild and artificial populations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implications for species recovery [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 (1): 224—231
- Li ZZ (李作洲), Gong JJ (龚俊杰), Wang Y (王瑛), et al, 2003. Spatial structure of AFLP genetic diversity of remnant population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Taxodiaceae) [J]. *Biodiversity Science* (生物多样性), 11 (4): 265—275
- Ma JS (马金双), 2003. On the unsolved mystery of *Metasequoia* [J]. *Acta Bot Yunnan* (云南植物研究), 25 (2): 155—172
- Ma JS, Shao GF, 2003. Rediscovery of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the 'Living Fossil',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J]. *Taxon*, 52 (3): 585—588
- Merrill ED, Walker EH, 1938. 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R]. *Arnold Arboretum*, Harvard University, 1—719
- Miki S, 1941. On the change of flora in Eastern Asia since Tertiary Period (I). The clay or lignite beds flora in Jap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inus trifolia* beds in Central Hondo (with plates 4-7 and 21 text figures) [J]. *Japanese Journal of Botany*, 11 (3): 237—304
- Nugue C, 2005. Cultivars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 In: LePage BA, Williams C, Yang H eds., The Geobiology and Ecology of *Metasequoia*, Topics in Geobiology [M]. vol. 22, Springer
- Ohashi H, 1975. The Flora of Eastern Himalaya [M]. third repo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458
- Robbins WJ, 1958. Elmer Drew Merrill 1876 - 1956 [J]. *Biogr Mem Natl Acad Sci USA*, 32: 273—333
- Sax K, 1949. John George Jack, 1861 - 1949 [J]. *Journal of Arnold Arboretum*, 30 (4): 344—347
- Schultes RE, 1957. Elmer Drew Merrill - An Appreciation [J]. *Taxon*, 6: 89—101
- Tanaka N, 2004. Plant inventory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the flora of Myanmar [A]. Program &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4: Asian Plant Diversity and Systematics,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C]. Sakura, Japan, July 29-August 2, 2004
- Walker EH, 1960. 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supplement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552
- Wang XQ (王希群), Ma LY (马履一), Guo BX (郭保香), 2004a.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discovery course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 [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 (1): 22—28
- Wang XQ (王希群), Ma LY (马履一), Guo BX (郭保香), et al, 2004b. The conservation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and its current problems in China [J]. *Biodiversity Science* (生物多样性), 12 (3): 377—385
- Wang XQ (王希群), Ma LY (马履一), Tian Hua (田华), et al, 2005. Introduction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 in China [J]. *Guihaia* (广西植物), 25 (1): 40—47
- Watson MF, Blackmore S, 2003. The First Editorial Meeting for the Flora of Nepal [J]. *Newsletter of Himalayan Botany*, 31: 20—22
- Wyman D, 1963. New plants registered [J]. *Arnoldia*, 23 (9): 111—118

附件一：神农架探查报告

其一，《神农架探查报告》，16开，竖排本，黑色油墨铅印，共67页，并附有探查路线（表一）和行程纪要（表二）各一页（均为双16开），竖排本，手写蜡纸，黑色油墨刊印。本报告没有执笔人及其所属单位，也没有注明刊印日期；但内容显然出自房县县长贾文志或他的执笔人；另地形图一页（未见）。有关内容摘要如下。因篇幅所限，不能完全记录于此，仅供参考。

目录（2页）

甲：神农架探察之起源

壹，神农架之传闻（略）

贰，探查之动机

文治民国三十年九月，调任房县县长，查知房县幅员辽阔，号称千里，而群山高崇，地瘠民贫，推求其故，盖人未尽其力，地未尽其利有以致之。治理之道，非先从事开发地利以养民不为功，此内在之需要也。旋下乡考察，知于东南深山不毛之地 - 宋洛河铜厂，日人平陵贞干，江元意一等曾于民国十一年组武当公司，从事大规模开采，并建有洋房二百余件，后虽为匪扰尔停办，而迄今遗迹犹存。又美人著名植物学家威尔荪，受美景园艺公司及哈佛大学之委托，来我川鄂康滇各省调查森林十一年，采集标本六万余号，曾来神农架附近之老君山一带探采。于已知我蕴藏之富，外人早已虎视眈

眈，无微不至，无远费届。若我再货其余地，人将起尔图之，此种侵略，实足发吾人猛省，引值此坑建房殿，资源亟待补充之际，果有实践当前，而不开发，宁非吾人之耻，此外来之刺激也，由此内在之需求外来之刺激，遂于兴办各种建设之外，将传说之久之神农架，决心探查，已备开发。而揭破种种神话之谜。妥即文电交驰，迭向上级呈请，当广峰指示，经两年来之酝酿，今竟得如愿以偿，实幸事业也。

叁，探查前之初步工作（略）

肆，探查团之产生（略）

乙：探查团之组成

壹，编制：团长一人，副团长二人，下设总务，技术，警卫三组。总务组分文书会计，饮食住宿医药摄影通讯输送等事务，分别指定专人负责，并用公役八名，炊事兵六名，通讯兵四名，挑夫二十五名，输送夫二十五名；技术组分森林农艺畜牧工矿药物等事务，分别约请专家负责，并雇用采药四人，木匠六人。警卫内设卫兵班机三十名，狩猎一班，即十五名，并雇用号兵一名，传达兵两名。

贰，人事：团长一人，房县县长贾文治，副团长两人，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王战，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林业组主任魏儒林，总务组长房县政府建设科长傅亦悦，并兼文书会计，技术组长鄂北农场场长庄巧生，警卫组长上瓮区区长徐云鸿，平湖乡长许清安担任饮食住宿，县防疫队医师赵子融担任医药，县商会理事冯达安任摄影，上瓮区指导员冯云清担任输送通讯，王魏两副团长及毛杰陈哲夫担任森林药物，王庆延教授及庄巧生场长担任农艺畜牧工矿土壤。

叁，经费（略）

肆，设备（略）

丙：探查行程纪要

壹，探查路线（附表一）：

9月20日房县至上达河，21日上达河至天主堂，22日天主堂至范家娅，23日范家娅至朱家沟，24日在朱家沟，25日朱家沟至九道梁，26-30日在九道梁，10月1日九道梁至乡峪沟，2日乡峪沟至坑子，3日坑子到大九湖，4~5日在大九湖，6日大九湖至坪阡，7日坪阡至朱公坪，8日朱公坪至台子上，9日在台子上，10日台子上至神农架，11~15日在神农架，16日神农架至麝子沟，17~20日在麝子沟，21日麝子沟至菜子哑，22日菜子哑至拌水河，23日拌水河至麻湾，24日麻湾至杜家川，25日杜家川至房县县城。历时36天，行程1180华里。

贰，行程纪要（附表二）（略）

丁：探查情形（略）

壹，地形：一，神农架；二，九湖

贰，山脉：一，神农架山脉之分布；二，九湖山脉

之分布

叁，河流：一，神农架附近河流之分布；二，九湖附近河流之分布

肆，气候

伍，土质

陆，森林：一，森林之分布；二，森林之情况；三，森林带及林木种类；四，森林面积及材积（共记载93块标准地样方）；五，森林之障碍；六，森林之主附产物——1，主产物：子，军事用材；丑，建筑及器具用材；2，附产物：子，香菌；丑，白木耳；寅，黑木耳；卯，药用植物；辰，森林动物；巳，其他

柒，农作

捌，畜牧

玖，矿产

戊：开发意见（略）

壹，森林管理 贰，森林利用 叁，垦殖畜牧

其二，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王战和毛杰执笔的有关报告（共四部分，每部分均为四页，双16开，竖排本，手写蜡纸，黑色油墨刊印，刊印时间均为（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即1945年3月）。简介如下：

《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书之一（神农架之森林）》，目录如下：

- | | |
|---------|------------|
| 一，位置与范围 | 二，森林带及主要林木 |
| 三，林况及地况 | 四，利用 |
| 五，抚育及更新 | 六，蓄积及生长 |
| 七，运输概况 | 八，设处管理之建议 |

《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书之二（武当山森林寺庙森林之现状）》。奉派鄂北森林承湖北省政府之介绍得参加房县神农架原始林探查团，抵房县后开始筹备以入林用物一时不克备齐利用时机前往调查武当山之寺庙林。因时间有限，由山阳登顶从后山阴面下，自房往返公历九日，采得林木标本九十号。

《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书之三（鄂西利川毛坝纸业之调查）》。（略）。《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书之四（沿途所见之古树及树木水平分布之情形）》。

一，沿途所见之古树

此次行程约七千余里，沿途所见之古树甚显最老大而未见记载者有三株：

（一）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后改为 *Chieniodendron sinense* Cheng & Wu，笔者注），土名水杉，生于四川万县谋道（磨刀）溪乡街南首之路旁庙侧，树高达二十公尺，主干短而端直，胸径二公尺许，树冠广大生势极旺，约千年以上之古树，不仅为四川之初次发见者，即其故乡亦未见有若老之大树也，其附近田埂上有幼树四株，山坡上有壮树一株，生长均茂，属系老者之天然下种也。按此树原分布于华南，广东及福建有之，四川未有记载。

访问来源及年龄居民均不能答，系采自华南绝无疑问也。视其生长之旺，及结实之丰，在川东是有最大繁殖及推广之可能。调查时适值新叶萌发，老果齐落，采标本数份，现存本所陈列室供资研究。种子之采集已托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鄢校长代为设法收集。据其来函云，已函承专员公署令谋道溪乡公所即行采集。如能在渝市育苗推广，则其观赏价值较诸鱼骨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铁坚树 (*Keteleeria davidiana*) 见于湖北兴山湘坪乡当阳河西岸周大坤之家旁，高达三十公尺，直径六围，约十公尺，干笔直，树冠呈圆锥状，生长甚旺，结实及丰，居民敬之为神。... ..。

(三) 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见于武当山斗姥间，两株并列，高近三十公尺，经达六公尺。... ..。

二、沿途所见树木水平之情形

本调查自渝出发，经万县，利川，恩施，建始，巴东，兴山，保康，房县，。。南起重庆，北抵均县，自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三度，经过地区。... ..。

附件二：关于编写《中国植物采集史》的建议

目的与意义：

近代中国植物学者自己开始研究我国植物已经近百年了；加之外国人的工作，我们的历史已经近三百年了，特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美日等国在中国的采集达到历史上空前程度。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事件与事实将很难恢复，越是拖延，对我们回复历史就越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仅是对今天的我们，更重要的是对明天的后代。

目标与内容：

编写第一本《中国植物采集史》，记载过去三百年来中国版图上发生的主要采集事件、采集人员与队伍、采集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采集的历史背景、采集的主要发现、采集所得标本的现在存放地或去处、活植物的栽培地以及后人的研究成果等，并辅以采集路线图、采集标签、以及采集日记、采集史话、回忆录、参考文献目录等。

记载范围：

本书以有采集活动为上限起点，下限为本书截稿时止，中国版图内（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全部采集事件，一并载入。

组织与职责：

本项目组织者负责总体规划，指导全书的编研，审稿与统稿及地区合作者及具体编写人员的选定等。

地区和作者自愿加入，并开展本地区的工作，协助地区间的文献收集，审定编录名单初稿，同时可以组织地区审稿。下面为可能的合作单位候选名单及其负责的地区：

西南：昆明所，成都生物所 - (云、贵、川、藏、俞)

华南：华南所，中山大学 - (琼、粤、桂、闽、含

港、澳、台)

华北：植物所 - (晋、豫、冀、鲁、蒙、含京、津)

西北：西北所 - (青、甘、夏、陕、新)

东北：生态所 - (黑、吉、辽、及内蒙古东部)

华东：武汉所，江苏所，南京大学 - (湘、鄂、皖、浙、赣、苏、含沪)

出版顺序：

不按省区或地区，以采集人队为单位，先完成者组成一卷先出版，共计划三卷。

编写体例：

一、总则

本指南由组织者起草，经地区合作者讨论修改，征求全国合作者的意见，定稿后由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作为编写时的唯一准则并参照执行；如工作中发现问题，可随时指出，经过订正，再参照执行。

二、细则

采集人队：包括采集队的全体组成的来源与隶属、领队与分工、个人的生平与简单传记，包括后人的回忆录、采集史话、传记等出版物简介。

入选标准：

- 1, 凡有新分类群者，主要是种及以上等级；
- 2, 凡有重大发现者，如望天树、银杉、水杉等；
- 3, 凡有主要出版物者，如孙航、周浙昆等《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种子植物》；
- 4, 中国植物志和地方植物志之特殊专门采集；
- 5, 国家组织的各种综合考察，如可可西里等；
- 6, 中外合作的各种主要的、大规模的采集，如中英、中美、中日等；
- 7, 外国人的各种考察与采集，如 Wilson、Henry、Smith 等；
- 8, 特种用途的考察与采集，如中草药等；
- 9, 在某一地区的特定考察与采集等。

采集时间：从本队的出发到返回，包括每日的具体行程、采集号数、地点、海拔等。

采集目的：具体任务，包括指定的和临时加入的等。

采集路线：以时间和活动为主要线索，逐日说明，并辅之以采集路线详图。

采集内容：包括植物种类、标本号数、标本份数等。

采集结果：研究人员与主要研究成果，所发现的新类群及主要文献，后人的订正等。

采集品（包括模式）存放地及活植物栽培地：分别记载今日所存放的标本馆或植物园，以及由此才继而发展为后来的大规模引种，栽培等。

三、名称

人名：

- 1, 中国人以中文名称列出，后加括号列出当时使

用的外文拼写全名和国际公认的缩写；若该采集人的活动是1949年以前，必须用威式音标，不能用汉语拼音；若该采集活动发生在1949年至1958年期间，也应参照上面的意见执行除非另有拼法；如该采集发生在1958年之后，而又没有具体的外文名称时必须用汉语拼音；

2, 日本人参照中国人名称处理，但先日文，后中文；

3, 其他西方外国人名一律按原名列出，后加括号列出国际公认的缩写，一律不翻译成中文，除非有自己的中文名称；西方人的全名可从哈佛大学的网站上找到（详见电子参考文献部分）；

4, 国际公认的缩写请参照 R. K. Brummitt & C. E. Powell, 1992, "Authors of Plant Names", Kew, Royal Botanical Gardens. 如果没有国际公认的缩写，或与原采集记录不一致时，请注明，并采用原采集记录；若原采集记录不一致，参照《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傅立国主编，1993年，科学技术出版社）挑选最常用的和最常见的作为唯一标准并在全书统一应用之，同时加以说明，包括未采用的名称等；

5, 所有记录的采集人员尽量书写出生和卒逝日期，并赋予外文缩写之后；如 E. H. Wilson (1876 - 1930), C. T. Hwa (1920 borne), 而不用 C. T. Hwa (1920 -)。

地名：

1, 原地名不论大小，一律以原名（采集时的名称）为基准；若与现名不同，现名放在括号内；

2, 若原地名采集者使用的语言非中文或没有中文，以原文为准，并加注当时和现在的中文于括号内；

3, 县级市以上地名应标定地理位置（经纬度），除非原文中已标定；

4, 文中所涉及的一切外国单位，均以原文刊出，并加中文名称于括号内；

5, 外国国名一律用原文外加中文。

学名：

1, 所有学名均以拉丁名列出，其后同时标注中文名称（中文名称以中国植物志为唯一参考标准），若中国植物志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同，请具体说明并标出文献出处；

2, 所有学名均以原发表时的隶属列出，若后来更改隶属，应记载转移后的隶属，并标具体出处及具体参考文献；

3, 所有学名均以中国植物志为准，除非在该志出版后，又有更新的修订；但必须引证具体出处；若作者认为中国植物志的处理不合适，可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4, 由于本书为采集史，有关分类群的争议不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具体情况以标明出处为主，提供信息便可。

四，标本馆缩写

所有的标本和模式标本存放地一律按国际通用的 Index Herbariorum (8 edition, 1990, 已上网, 见下面的电子

参考文献) 和《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1993) 引证，没有例外；即使原文的新分类群有指定的模式存放地代号（指作者自己制定的，而不与国际接轨的），也必须与国内外公认的标准统一，且加注说明。

五，文献引证

不论是原始文献还是一般参考文献，一律按原文列出，并参考 B-P-H: Botanic-Periodicum-Huntianum (1968) supplement (1973) 引证；该书已有网上资源，详见哈佛大学的数据库（电子参考文献）。

指导文献：本工作的起点文献及必须查询的文献。

Bretschneider E, 1898.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两册)

Merrill ED, Walker EH, 1938. 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supplement by E. H. Walker, 1960

王文采, 1963, 中国植物采集史 (油印本),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植物学会, 1993,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科学技术出版社

靳淑英, 1994, 中国高等植物新分类群模式标本文献汇编, 科学出版社

电子文献：

Botanists: <http://www.huh.harvard.edu/databases/index.html>

Kew Record: <http://www.rbgekew.org.uk/bibliographies/KRKRHomeExt.html>

The 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http://www.ipni.org/index.html>

Index Herbariorum: <http://www.nybg.org/bsci/ih>

原始文献：本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查找，包括采集记录、采集日记、采集报道或亲身回忆录、采集标本、原始新分类群文章等。

参考文献：补充第一手文件的文献，即二手文献。

中国植物学会, 中国植物学史, 1994年,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学会, 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 1993年, 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德懋, 中国植物分类学史, 1993年, 华中师大出版社
中国植物学会, 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 第一、二、三、四册, 1983年~1995年, 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中国植物志, 1~80卷, 1959年~2004年, 科学出版社

国内外, 中外文各种期刊, 杂志, 内部出版物等。

其他文献：后人的回忆录、传记、生平介绍、文集、有关史料等。这是很好的一部分，特别是原始文献不全时，可以引用；但引用时必须加以说明。

地方文献：因各省区各不相同，从略。

六，说明

第一，原始资料的查找与原始文献的考证是本工作

质量好坏的关键，也是本项工作能否准时完成的根本保证。这一点组织者必须十分清楚。

第二，本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者考虑在各大地区寻找适当的合作人选，这样既保证工作的全面，同时也可适当加快进度。

第三，本工作将先汇总编录名单；然后地区合作者审核；据此计划具体的编写；最后是初审，会审和编辑。

第四，本项目的一些工作在国内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这一部分的任务是相当重的。这也是本人目前的一个有利条件；笔者也愿为此工作尽职尽责，善始善终，并协同国内的同仁一道，负责全部海外的工作，保证项目的如期实施与完成。

附件三：关于编写《东亚植物分类学文献目录》新续编的建议

目的：

本工作通过系统的文献收集与整理，编写比较完整的、覆盖东亚地区全部高等植物种类的分类学（广义）文献工具书，并通过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提供完整的网上数据服务，供国内外学者及同仁使用。

意义：

东亚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北半球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不但具有丰富的植物种类，同时具有众多的原始类群与代表，是世界植物学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地区的植物分类与系统学工作为世界上各国所瞩目，同时又不断地采集、研究、发表，所研究成果可谓遍布世界各地，更有数不清的语种，查不明的期刊，以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文献目录。中国是一个植物大国，我们的植物分类学工作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家底的初步清查情况。但我们目前的成绩与我们植物大国的地位还很不相称。因此，编写一套完整的《东亚植物分类学文献目录》是我们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内容：

第一，全书覆盖的内容包括全部高等植物，即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

第二，全书覆盖整个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俄罗斯远东，直至喜马拉雅地区各国）的全部文献，而且包括南亚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及西伯利亚、中亚等地的重要文献，同时兼收北半球其它权威文献；

第三，包含全部植物分类学和系统学的文献及其有关学科的全部文献；

第四，包括全部学者的背景资料（即全名、缩写、生辰年月、研究特长、隶属单位和全部出版物，按年代先后记载）；

第五，按作者姓氏编制整个目录，再按地区编制国家和地区索引，按类别编制学科索引，按分类群编制

学名索引，最后按分类群编制隶属索引以供参考。

可行性分析：

第一，历史资料：东亚地区历史上曾经出版过《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Merrill and Walker, 1938) 和《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supplement》(Walker, 1960)；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后续，而且已中断近半个世纪；另外，该书所载内容为广义的植物学，而不仅仅是分类学与系统学。该地区的另一个工作就是近年出版的《Bibliography of Chinese Systematic Botany, 1949-90》(Chen *et al.*, 1993)，它不仅是阶段性的工作，而且仅是中国学者的。还有中国植物学会主持，王忠训主编的4册《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不仅中断了近20年，而且仅仅是1857年以来中国学者的工作。还有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出版的非正规出版物《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不但停刊10年，而且记录不全。这些虽然都是我国植物学文献史上十分重要的工作，但都是有限的资料，更谈不上完整，也无法形成东亚植物学研究的权威工具书。

第二，现状简述：中国植物学家自1916年钱崇澍的第一篇毛茛属新种发表至今已90年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很多分类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完成举世瞩目的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不仅在人才的培养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而且还积累了无数研究资料。今天的中国植物分类学与系统学家处在中国植物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但拥有雄厚的科研基金，同时具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如果我们今天不很好地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明天我们就会被人抛在后面。目前对东亚地区植物研究的国家不仅有英美和日本，而且已将目标伸向喜马拉雅和南亚地区。这无疑对我们构成一种压力。

第三，计算机网络的兴起为分类学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已经不是什么高深秘密，因为网络技术为我们的国内外交流提供了十分方便的工具。虽然文献的录入工作量很大，但中国的劳动力十分便宜，只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这些困难都能够克服，关键是看我们的决心、信心、勇气与胆量。

第四，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各个机构与研究单位，方方面面的学者，均尽其所能完成各种数据库及信息中心。网上的资源和数据已经到了日新月异、分秒不同的地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机遇。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工作较少，基础条件亦非特别优越，可谓先天不足。然而，经过近百年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主力研究所已在资料和人才方面有了很好的积累。这些科研机构若能联合组织一个精干的团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办事程序，则完全有可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然一些不利条件如文献资料不全及收集困难、经费以及各种人为因素等会影响

到项目的实施。这种困难应于项目实施前做充分的估计并预先提出解决的方案。

编制体例：

一，人名

按文章或出版物正规英文名排列（详见 Brumitt and Powell, 1992），括号内加注本国名（如果不同的话）。

中国人名称以《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为例（详见傅立国主编 1993）。

其他国家的人名以《植物标本馆索引》为例（详见 Holmgren, 1990）。

二，文献名

中外文献均以 *Botanico-Periodicum-Huntianum* (1968) Supplement (1973) 为缩写之例，同时以索引方式作为附录给出全称。

原始文章的标题和英文摘要除英文外，均应加入括号以示不同语种，并给出具体语种，同时表示摘要存在与否。

三，分类群

所有分类群均以属为单位，外加国家或地区关键词，而不涉及到具体的种或种下单位。全书最后附以属的隶属单位 - 科，以便查对。

四，行政隶属

所有收录的国家或地区均以原始文献为准，若与现行隶属有出入时，再加入现行隶属于括号内以示区别。

所有现行隶属均按联合国所收录的国别为例，无例外。

五，学科划分

本工作包括的有关学科划分如下：

原则：1~10 等项必收；11 以后其他学科考虑适当收载，

1，总论：进化论、标本馆、研究所、植物园与树木园、会议通知、简介、采集与考察、书评与新书介绍

2，工具书：植物志、树木志、草本植物志、图谱、图说、图志、图鉴、纪要、文献、索引、目录、检索表、词典、词汇、手册、名录、资料、进展、文集、研究报告、名词与名称、论文汇编

3，分类学与系统学：专著、修订、新种新分布报道、植物系统及其评论、学位论文、研究方法

4，命名法及法规：国际植物法规、国际植物学大会及有关出版物

5，植物学拉丁文：

6，植物学史：采集史、分类史、研究史、人物介绍、专家传记

7，分支分类学：分支系统学、分支分类学

8，植物地理与区系学：植物地理、植物区系、分布与成分

9，实验分类学：细胞学、遗传学、染色体、酶学、血清学、分子生物学

10，其他

11，解剖学：形态学、胚胎学、生殖生物学、孢粉学

12，古植物学与古生物学：大化石、微化石、分布学、地史与地质、系统与演化、化石新类群

13，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生态系统、植物调查与植被、指示植物、森林、草原与荒漠、群落、个体生态、群体生态

14，水生植物学：

15，保护生物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及保护植物、红皮书、自然遗产、侵入植物、杂草、传粉生物学、动植物相关报道

16，植物化学与天然产物：新的化学成分、有效活性报道、系统综述

17，经济植物学：药用、观赏、民族、栽培、有毒、资源、有用、园艺、林业

索引：全书共有如下索引：

1，人名索引（即主题） 2，学科索引
3，类群索引 4，地区索引

附录：全书共包括以下附录：

1，期刊目录 2，作者目录 - 包括西文与原文
3，行政区目录 4，标本馆目录

标准参考文献：以下是本工作的标准参考文献，也是本工作的必备工具书：

中国植物学会编，王忠训主编，1983-1995：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第一，二，三，四册，科学出版社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编，1974-2001，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出版

Chen SC, *et al*, 1993.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Systematic Botany, 1949-1990,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Kanai H, 1994. List of Literatures related to Plant Taxonomy and Phytogeography of Japan, Part I & II. (1887-1993).

Kew, Royal Botanical Gardens, Kew Record (1970 -)

Merrill ED, Walker EH, 1938. 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Arnold Arboretum, Harvard University

Walker EH, 1960. 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supplement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参考文献：

傅立国主编，1993，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Bretschneider E, 1898.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2 volumes)

Brumitt RK, Powell CE, 1992. Authors of Plant Names. Kew, Royal Botanical Gardens

Holmgren PK, 1990. Index Herbariorum, 8ed,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电子文献：

Botanists: <http://www.huh.harvard.edu/databases/index.html>

Kew Record: <http://www.rbgekew.org.uk/bibliographies> KR

KRHomeExt.html

dex.html

The 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http://www.ipni.org> in-

Index Herbariorum: <http://www.nybg.org/bsci/ih>